

《佛國記》西譯研究與傳播（二）

許尤娜

一、雷慕沙與《佛國記譯注》：漢學與漢傳佛學的縮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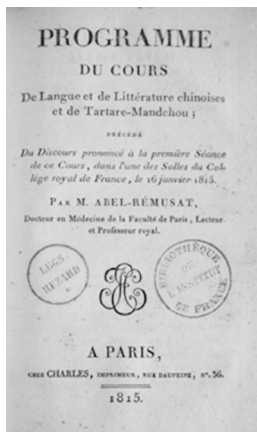
（一）歐洲首位學院漢學教授雷慕沙

學界肯認為「西方第一本部漢語語法書」者，是一八二二年出版的雷慕沙《漢語語法基礎》（*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*）（詳本頁照片），¹此書在一八五七年再版、一九八七年有第三版，可見出其在漢語語法研究上不朽的學術價值。

雷慕沙（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，一七八八—一八三二）生於巴黎，醫生之子。據傳自幼穎悟過人，深愛植物學，因欲讀懂原文《本草綱目》，十八歲開始藉耶穌會傳教士所編《漢文／滿文辭典》、前述俄國巴耶《中國博物志》等漢語資料自學漢文。²成效驚人，五年後以醫學院學生身分發表《中國語言文學論》（*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*，一八一—）、《研究中國外來語札記》（*De l'Etude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chez les Chinois*，一八一—

）；接著有《漢、滿銘文解讀》（*Explication d'une Inscription en Chinois et en Mandchou*，一八一—）；進一步以「中醫」為主題，一八一三年以《論中國的舌苔診病》獲巴黎大學醫學博士學位。

一八一四年年底，法蘭西學院設置「漢文」教授席位，雷慕沙受聘為首任教授，於一八一五年一月十六日正式開講「漢·韃靼·滿語言文學講座」（*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-mandchoues*）。對雷慕沙個人而言，這使他成為「西方第一位漢學教授」；對「歐洲漢學」而言，此日深具里程碑意義：「



雷慕沙照片及其《漢文、蒙語、滿語課程教材》（1815）

漢學」獨立為專業學科，逐漸褪去「傳教」實用色彩；而「漢語」正式納入高等教育範疇，成為世界語言的參照體系。

法蘭西學院同年亦設立「梵語」教席，由雷慕沙友人謝茲（Antoine-Léonard Chézy，1773—1832）擔任歐洲首位梵語教授；1832年第二任接任者即為「現代佛教學術之父」布努夫（Eugène Burnouf，1801—1852）。法蘭西學院以此「一漢一梵」雙軌並進的格局，使「法國漢學」自一創立，便一直作為整個西方漢學的領導地位。雷慕沙與梵文學者互有深刻之研究交流。當雷慕沙1832年猝然辭世，正是布努夫在經濟與學術上全力支持，《佛國記譯注》才能在四年後順利出版。³

雷慕沙以其自學漢語的經歷及廣博的東方學識，不但為歐洲在學院裡建立一套系統性的漢語學習模式；更為歐洲知識界引介了哲學及文學層次的「中國文化」，前者如譯介儒家道家經典〈太上感應篇〉（1816）、《中庸》（1817）、〈老子生平和學說〉（1813）；後者如法譯《耶律楚材傳》（Vie de Yelou Tschou-Tsai），⁴ 而代表作《玉嬌梨》（Yu-kiao-li, ou les deux cousines，1816，本頁下

圖），⁵ 是最早為歐洲所知的中國小說之一。

雷慕沙將「漢語」作為世界語言，多層面進行系統性探究，奠定他自己及法國在歐洲漢學「開創性」領導地位，重要著作如前述《中國語言文學論》、《中文起源和構成》（Recherches sur l'origine et formation de l'écriture chinoise，1827），《漢字中的一些多音節字》（Remarques sur quelques écritures syllabiques tirées des Caractères chinois，1827）將歐洲「漢語」學習提昇為「漢學」研究。他與德國思想家洪堡（Wilhelm von Humboldt，1767—1835）書信討論古典漢語（即文言文）文法，對漢語進行最早探究且深具洞見，被奉為西方漢語研究圭臬。⁶

一八三二

年雷慕沙卒於霍亂。短短一生卻具驚人的學術成就，對西方漢學及佛學研究產生重大深遠的影響



小說《玉嬌梨》 Yu-kiao-Li ou Les Deux Cousines (Paris, 1826) (The Two Fair Cousins 兩姐妹)



西方第一部漢語語法書：《漢語語法基礎》(1822) *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, ou,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-wen*

筆者曾據前人研究將其生平重要大事及作品整理成表，此不贅述。⁷而法顯基於求取戒律發跡長安往來天竺十五年的佛國見聞，在雷慕沙的學術慧眼中，成為結合「漢學」與「漢傳佛教」最理想的中古文獻。

(二) 漢學與佛學的結合：法文《佛國記譯注》

約在一八一六年，雷慕沙從友人克拉普羅斯（Heinrich Julius Klaproth, 一七八三—一八三五）得到《佛國記》中文文本，立即展開結合漢學與佛學的研究。⁹以其多語能力及學術洞見，發現「漢語佛教文獻」之重要性；並引導師徒相承學風，代代研究累積下，建立歐洲佛學中的「漢僧求法遊記」法譯研究傳統。四十四歲英年猝然辭世，未竟遺著——法文《佛國記譯注》——成了他學術及人生最高峰成就，奠定了漢僧求法行記的西譯研究典範。¹⁰

法顯《佛國記》原文一氣呵成，雷慕沙將之切分為四十章節，將全部中文親作法譯，並對其中漢語名詞、佛教術語，引經據典予以詳細注解，完成前二十一章。¹¹後面章節注解由克拉普羅斯接續，然作出十章即撒手人寰。所餘注解、後續出版事宜及書前〈導言〉，由雷慕沙弟子蘭德思苦心經營。一八三六年在巴黎出版時，取漢文《佛國記》為書題，置於封面首行，由右而左橫列「佛國記」三個漢字，並隨附拼音 *Foé-koué-ki*；副標題復標舉作者「釋法顯」音譯 *Chy Fā hian*。隨著《佛國記》法文譯注本在巴黎出版，「佛」，此一古老神祕的梵音漢字，莊嚴堂皇進入歐洲學術視閥；「釋法顯」這位足跡遍歷海陸絲路的漢人，成為歐陸漢傳佛教學者最好奇最讚歎的朝聖僧。

在內容上，雷慕沙以其精湛的漢蒙藏語專業，譯注時精準把握文本原意；復博學考證，以嚴謹學術方法與獨到眼光，使《佛國記譯注》一出版，即展現深遠影響力。後繼歐洲佛教學者，不論早期印度佛教、中亞史地、漢傳佛教、海陸交通，無不徵引之。其學術里程碑意義，本論文〈緒論〉已引英國漢學家瓦特斯〈法顯及其英譯者〉證之：「法顯《佛國記》，被公認為是早期佛教史最重要的參考書」；而一八三六年雷慕沙法文《佛

《佛國記》的出版，更是「歐洲佛學研究史上，意義重大的事件」。瓦特斯臚列權威佛學與史地學專家對法譯《佛國記》之引用，證明其在歐洲佛學研究史上的重大意義：「自從它問世之後，沒有一篇論文在談及佛教基本原理時不受惠於雷慕沙的《佛國記》。布奴夫、拉森、哈迪、庫柏、和古寧漢，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這本書，即是例證。」

瓦特斯本身對漢傳佛教多有關注，曾論述《妙法蓮華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、《大雲輪請雨經》；如同畢爾，對玄奘亦有專論研究。¹²一八七九年他指出法顯《佛國記》是「早期佛教史最重要的參考書」；並確立雷慕沙《佛國記譯注》在歐洲佛學研究史上的殊勝地位。由此，求法漢僧法顯以「漢語」寫成的天竺《佛國記》，經由法蘭西第一位漢學教授慧眼抉用與妙筆點化，遂自然而然結合了對歐洲人而言全新的兩大領域：漢學與漢傳佛學。

接下來藉《佛國記譯注》〈導言〉，及譯文〈第一章〉，論述法譯《佛國記譯注》對漢傳佛教的發現與研究之功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1. 全名為《漢語語法基礎：古文及中華帝國通用語

言即官話總則》(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, ou,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-wen ou style antique: et du kouan-hoa c'est-à-dire, de la langu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sitée dans l'Empire chinois) .. 又有簡譯為《漢文啟蒙》。http://www.aib1.fr/membres/academiciens-depuis-1663/article/remusat-jean-pierre-abel?lang=fr

2. 參見（丹麥）龍柏格著，李真、駱潔譯，《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》，頁二四〇。

3. 參見法文版《佛國記譯注·導言》，頁LXIV(64)。

4. 張西平，《對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的研究——兼論對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》，頁四一一。

5. 照片與圖分別取自下列網址(搜尋日期：2017/09/30)：
https://www.biblio.com/book/elements-grammaire-chinoise-principes-generaux-kou/d/521292603

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Jean-Pierre_Abel-R%C3%A9musat

6.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sur la langue chinoise (1821-1831). Nouvelle édition par Jean Rousseau et Denis Thouard, Septentrion, 1999。此書書目參考自http://fr.wikipedia.org/wiki/Jean-Pierre_Abel-R%C3%A9musat
搜尋日期：2013/09/28)

7. 參見拙作，〈歐洲佛學研究新視閥：雷慕沙《佛國記譯注》〉。
8. 依岑仲勉之說，一八一六年雷慕沙從友人克拉普羅斯那裡得到《佛國記》中文文本。參見岑仲勉，《佛遊天竺記考釋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三四），書前〈序〉。另外，在一八八四年出版的S. Beal英譯《大唐西域記》（Ta-t' ang-Si-Yu-Ki，按：此書附有一八六九年Beal《法顯及宋雲行紀》英譯）書前導言（Introduction, xi）提及克拉普羅斯曾宣稱：《佛國記》文本是他發現的。
9. 參見法文版《佛國記譯注·導言》，頁三。
10. 關於法蘭西學院師徒相承學風與成就，參見李四龍，〈歐美佛教學術史——西方的佛教形象與學術源流〉（北京：北京大學，二〇〇九年），頁二一九—二二七；法譯《佛國記》對歐洲佛教研究視野之拓，參見拙文〈歐洲佛學研究新視閥：雷慕沙《佛國記譯注》〉；或詳本論文〈緒論·域外法顯研究〉。
11. 參見《佛國記譯注·導言》，頁六十五。
12. 瓦特斯寫〈法顯及其英譯者〉之前，曾論述中國佛教與《妙法蓮華經》：“Buddhism in China.” (Chinese Recorder, II, pp. 16, 38-43, 64-8, 81-8, 117, 145-150.) 及

"Notes on the 'Miao-fa-lien-hua-ching, a Buddhist Sutra in Chinese", (Journal North-China Br. B. As. Soc., N. S., No. IX, 1874, Art. IV, p. 89.) · 在此篇評論之後亦有對《阿彌陀經》、《大雲輪請雨經》之論述：“The A-mi-tê ching.” (1882) (China Review, X, pp. 225-240.) “The Ta-yun-lun-ching-yü-ching. (1882) (China Review, X, pp. 384-395)。他更著名的佛學研究，應是關於玄奘天竺求法的遺作：On Yuan Chwang's Travels in India. (London, Royal Asiatic Society. Reprint, Delhi, Munshiram Manoharlal, 1973.) 參見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Thomas_Watters（搜尋日期2017/08/07）

韓國四座佛教古剎將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

韓國文化財廳（文物廳）五月表示，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專業諮詢機構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」當天建議將韓國的梁山通度寺、榮州浮石寺、報恩法住寺和海南大興寺列入世界文化遺產，由此這四座寺院基本確定將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。